

七

你后悔你没同她约定再见，你后悔你没有跟踪她，你后悔你没有勇气，没有去纠缠住她，没有那种浪漫的激情，没有妄想，也就不会有艳遇。总之，你后悔你的失误，你难得失眠，但你竟然一夜没有睡好。早起，你又觉得荒唐，幸亏没有莽撞。那种唐突有损你的自尊，可你又讨厌你过于清醒。你都不会去爱，软弱得失去了男子的气概，你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。后来，你还是决定，到河边去，去试试运气。

你就坐在凉亭里，像那位采购木材的行家说的那样，坐在亭子里看对岸的风景。早起，渡口十分繁忙。渡船上挤满了人，吃水线到了船帮子边上。船刚靠码头，缆绳还没有拴住，人都抢着上岸，挑的箩筐和推着自行车碰碰撞撞，人们叫骂着，拥向市镇。渡船来来回回，终于把对岸沙滩上候船的人都载了过来，渡口这边也才清静。只有你还坐在凉亭里，像一个傻瓜，煞有介事，等一个没有约定的约会，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女人，像白日做梦。你无非是活得无聊，你那平庸的生活，没有火花，没有激情，都烦腻透了，还又想重新开始生活，去再经历再体验一回？

河边不知何时又热闹起来了，这回都是女人。一个挨着一个，都在贴水边的石阶上，不是洗衣服就是洗菜淘米。有一条乌篷船正要靠岸，站在船头撑篙的汉子冲石阶上的女人叫喊。女人们叽叽喳喳也都不让，你听不清是打情卖俏还是真吵，你于是竟又见到了她的身影，你说你想她会来的，会再来这凉亭边上，你好向她讲叙这凉亭的历史。你说是一位老人告诉你的，他当时也坐在这凉亭里，干瘦得像根劈柴，两片风干了的嘴皮子嚅嚅啜啜活像个幽灵，她说她害怕幽灵，那便不如说呜呜的像高压线上吹过的风。你说这镇子《史记》里早有记载，而眼前的渡口早年间叫做禹渡，传说大禹治水就从这里经过。岸边还有块圆圆的刻石，十七个蝌蚪般的古文字依稀可见。只因为没有认识，建桥取石才被炸掉，又因为经费筹集不足，桥也终于未能建成。你让她看这廊柱上的联楹，都出于宋代名士之手，你来找寻的灵山，古人早已指明。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乡里人却不知道这里的历史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自己。就这镇子上一个个天井和阁楼里住的些什么样的人家，一生又一生又怎样打发，要不加隐瞒，不用杜撰，统统写出来，小说家们就都得傻眼。你问她相信不相信？比方说，那位坐在门槛上望呆的老太婆，牙全都掉光了，布满褶皱的脸皮像腌了的萝卜，活脱一具木乃伊，只有深陷的眼窝里两点散漫无光的眼珠还会动弹。可当年，人也有过水灵灵的年纪，那方圆几十里地，也还是数一数二的美人，谁见了不得看上两眼？现今谁又能想像她当年的模样？更别谈她做了土匪婆之后那番风骚。土匪头子则是这镇上的二大爷，不管是他本家弟兄中他排行老二，还是金銮结义，换帖拜的把子，总归镇上的人老少当时都叫他二大爷，有几分巴结，更多的是敬畏。别看她坐的门槛里天井不大，可一进院子套着一进，从乌篷船上当年抬进的大洋都用箩筐来装，她这会儿呆望着那些乌篷船，早就是从这乌篷船抢了来的。那时候她也像石阶上那些长辫子捣衣的少女。只不过趿的木屐而不是塑料拖鞋，拎着竹篮下河边洗菜，一条乌篷船就在她身边靠岸。她未曾明白过来，便被两个汉子拧住胳膊，拖进船舱，也未曾

来得及呼救，一团麻线便堵住了嘴。船撑出不到五里地，就被几个土匪轮流霸占了，在这河上漂流了一千年的一模一样的乌篷船里，拉上竹篾编的篷子，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干这种勾当。第一宿，她赤条条躺在光光的船板上，第二宿就得上船头生火做饭……

你再说，说什么呢？说二大爷和她，和她怎么成为土匪的老婆？说她总坐在门蓝上？那时候不像如今有眼无光，她怀里还总搁着篾匾，手上做着针线。那双养得白胖了的手指绣的不是鸳鸯戏水，便是孔雀屏。乌黑的辫子也换成了发髻，插上一根镶了翡翠的银簪子，画了眉毛还绞了脸，她那番风骚竟没有人敢去搭讪。明底细的自然知道，那匾里面上搁的五彩丝线，底下却是一对乌黑发亮的二十响，子弹全都上了膛。只要那拢岸的船里，钻出来官兵，这一双绣花的巧手就能把他们一个个撂倒，而神出鬼没的二大爷，这时个准在屋里睡大觉。这婆娘被二大爷看中独占了，也就随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妇道。这镇上就没有人告发？连兔子也懂得不吃窝边草。她就活来了，像一个奇迹。至于有过善人美名的土匪头子二大爷，不论旱路水路黑道上来的朋友，谁也讨不到他的便宜，临了竟还死在这婆娘手里。又为什么？二大爷手狠，这婆娘更狠，要狠，男人狠不过女人。不信，尽可以去问这镇上中学校里的吴老师，他正在编一本这乌伊镇的风物历史故事，受的是县里新成立的旅游办公室的委托。旅游办的主任是吴老师侄媳妇的娘舅，要不这差事也落不到他头上。凡土生土长的肚子里都有些掌故，能写文章的这镇上也不只他一个。谁又不想青史留名？更何况还可以预支些不叫稿费叫加班费作为报酬。再说，这吴老师也是本地世家，文化革命中查抄出来当众烧掉的黄绫裱的宗谱就一丈二尺长，祖上也曾显赫过，从汉文帝的中郎将到光绪年间的翰林，到了他父亲一辈，赶上土改分田，背上个地主出身的包袱，才倒了几十年的霉。如今，眼看快到退休的年纪，流落海外音讯断绝的长兄居然在外国当了教授，由副县长陪同，坐了小汽车回家乡观光。还给他带回来一部彩色电视机，镇上的干部对他也就刮目相看。不谈这些。好，讲长毛造反，夜里打着火把，将一条街烧了大半。早先，这市镇码头沿岸才是正街，现今的汽车站就在正街的尽头龙王庙的旧址。说的是龙王庙未成瓦砾堆之前，一到农历正月十五，元宵佳节夜里，站到这龙王庙的戏台上看灯最为精采。两岸四乡的龙灯都汇集到这里，一队队清一色的包头巾，红黄蓝白黑，耍什么颜色的龙就扎什么颜色的包头。锣鼓齐鸣，满街上人头跟着攒动。沿岸的店铺，家家门口都撑出竹竿，挂的红包，或多或少都包几个赏钱，一年的生意谁又不图个吉庆。通常，总是龙王庙斜对面米行钱老板的红包最大，双股五百响的炮仗从楼上一一直挂下来。耍灯的就在这噼噼叭叭光四贱中大显身手，一条条龙灯舞得在地上转着打滚，挑头耍绣球的则最卖气力。说着就来了两条，一条是乡里谷来村的赤龙，一条是这镇上吴贵子领的青龙——你不要说了，不，你还是说下去。说这条青龙？说这耍青龙的吴贵子是这镇上尽人皆知的一把好手？年轻风流的媳妇们见了没有不眼热的，不是叫贵子，喝口茶吧，就是给他揣一碗米酒。德行！什么？你说你的。这吴贵子引着青龙一路耍来，浑身早已热气蒸腾，到了龙王庙前，索性把布搭子也解了，就手扔给街上看热闹的熟人，他胸脯上就刺得青龙一条，两旁的小子们不由得一阵子叫好。这时，谷来村的赤龙也从下街头到了。二十来个一扎齐的后生，一个个血气方刚，也来抢米行钱老板头彩。当下各不相让，都耍了起来。这一青一赤两条龙灯里都点的蜡烛，就见两条火龙在人头脚底滚动，说昂首都昂首。说摆尾都摆，那吴贵

子舞着火球，更是赤膊在石板路上打滚，惹得这青龙转成一道火圈。那赤龙也不含糊，紧紧盯住绣球，往来穿梭，像一条咬住了活物的大蜈蚣。双股五百响的鞭炮刚放完，又有伙计炸了几个天地响。两队人马，气喘吁吁，汗津津都像刚出水的泥鳅，一起拥到柜台边上来抢挑在竹竿上的红包，竟被谷来村一个小子跃起一把抓在手心。吴贵子们那能受这委屈，当下双方的叫骂便代替了鞭炮，进而这一青一赤两条龙便纠缠在一起，难解难分。旁观的也说不清谁先动的手，总归是拳头发痒，武斗往往就这样开场。惊叫的照例是小孩和妇人家，站在门口凳子上看热闹的女人抱了孩子，躲进门里，留下的板凳便成了相互格斗的凶器。这镇公所里倒有一名巡警，这时节不是被谁人拖去喝酒，便是站在那张牌桌边上看人打牌，好抽点头子算做香钱，维持治安，总不能白干。这一类民事纠纷又不吃官司，武斗的结果，青龙队死了一个，赤龙队死了两，还不算小莹子他哥，看热闹去无端的被人挤倒了，当胸口踩上一脚，断了三根肋骨，幸亏帖了挂红灯笼的喜春堂隔壁唐麻子祖传的狗皮膏药，才拣回来一条性命。都是瞎编的。可也算是故事，也还可以再讲下去。人不要听。